

第六十七章 育兒多趣事

宋有福不想耽擱孩子們進學，搬家的第二日便要送他們去清遠縣。

李氏雖然不情願，但事關自家唯一兒子的前程，也不敢忤逆了丈夫，只得皺著眉收拾了行李。

因為還要在清遠縣租屋子，事比較多，張有財也跟了他們一道去，如此一來一邊帶著孩子們去見山長，另一邊可以先找合適的屋子，不過馬車上行李不好放，這麼多人坐著已是擁擠，宋小芬便沒跟過去，只是再三叮囑兩個兒子要好好聽舅母的話，認真念書，還要帶好弟弟。

張志強與張志榮兄弟兩個其實比宋家的孩子要沉默許多，也聽話許多，不僅是遺傳了父母的憨厚，想來從小也見了伯母嬸子們對宋小芬的冷嘲熱諷，而他們娘卻不敢回嘴的樣子，才漸漸養成他們怯懦的性格，不過現在已經比一年前他們剛住到宋家時要好上許多了。

每每見到他們，蘇婉帶孩子的時候總告誡自己要以身作則，孩子的性格除了天生的那一部分外，也會在後天生活中潛移默化的形成。

雖然宋有福他們一早趕去了清遠縣，本是打算當日趕回，入了夜卻還沒見他們的消息，直到第二日巳時他們才回來，倒不是給孩子們辦入學出了問題，而是屋子那頭沒弄好，這才耽誤了一晚，不過一切還算順利。

幸好宋有福早先送孩子們去了書院，兩日後曾長安那邊傳來消息，說是地已經瞧好了，讓他們去看看，若覺得合適就直接買下來。

宋子恒在當值，便讓宋有福和蘇大富他們去看，要大面積的買地，在城裏自然沒合適的地方，只能到郊外，安遠侯府管家看重的地方，竟然就在蕭瑱的莊子附近，有兩三百畝地，價錢出奇的便宜，之前手頭的盈餘加上從鋪子裏提前支的銀子，才用一半便將地給買下。

換了地契，直接花錢找了一個葡萄園，叫他們出葡萄苗出人，將這幾百畝地都種好——委實不是宋家財大氣粗，一是他們沒這麼多人手，二來四月份了，再有三四個月葡萄就成熟，他們總得去周邊四處聯繫，得的葡萄別摘別碰，他們家都收購了，釀葡萄酒才是重中之重，因此只好把那些能請人做的都叫人弄了。

四月到五六月期間，家裏大人忙得熱火朝天，人仰馬翻，小話嘮的宋良辰小朋友開始學說話了——其實他一直都有認真的學說話，只是奈何沒人聽得懂，而現在囁裏呱啦的一堆話中，終於有一兩個字是蘇婉聽著算耳熟的，多少能聽懂他表達的是什麼意思。

小傢伙學會喊娘的時候，蘇婉正在給他畫玩具，她有心完善兒童房，打算在裏頭給他建個小型遊樂園，只是有些玩意兒不方便和宋子恒形容，她只得自己拿起筆來畫。

她穿越過來已經幾年了，平時無所事事居多，偶爾也會練一練毛筆字，正是有遠見的行為，導致她現在自己拿筆也能畫個七七八八出來，再用圖給宋子恒解釋，他便能畫出完整清晰的圖紙。

蘇婉執著筆，一絲不苟，沒發現床上原本熟睡的小傢伙正睜著大眼睛瞧她，小胖

手掰著腳丫子直往嘴裏送，吐了一腳的口水，咧嘴笑了，口水又流滿整個下巴，樂呵呵的開口，喊了聲，「娘……」

其實發聲很不準確，然而蘇婉近來一直在教他喊這個字，冷不丁聽到安靜的臥室裏響起小孩兒黏糊糊的聲音，蘇婉的心頓時軟成一片，因為失神導致筆下墨暈了一塊她也不在乎，隨手擱下筆，快步走向床邊，一把將小傢伙抱起來，「你剛剛喊我什麼？再喊一遍？」

小傢伙樂呵呵的笑了，露出雪白的牙齒，仍舊是小小的一粒，如珍珠如白玉，黏糊糊的又喊了聲，「良——」

「是娘。」

「良——」

蘇婉反復教了幾遍，小傢伙仍在喊「良」，終於放棄，「良」就「良」吧，起碼發音很接近，誰都聽得懂他在喊誰。

宋良辰小朋友於是樂呵呵的摟著蘇婉的脖子，一個勁的喊「良」，蘇婉抱著他心裏一陣柔軟，此時聽到這聲軟乎乎的叫喚，只覺得受再多苦都值得了。

母親果然是個偉大的職業，蘇婉一邊想著，一邊興致勃勃的抱著兒子出去跟大夥兒分享心頭的喜悅，只是她的得意在見到小傢伙對著人就喊「良」的時候戛然而止，方才的激動欣喜登時消散，她現在恨不得倒提小傢伙將他胖揍一頓，她費盡千辛萬苦懷胎十月，痛得死去活來才順利把他生下來，他倒好，見個人就喊娘，把蘇婉氣得半死。

晚上宋子恒回來，蘇婉仍是一臉的不忿，「快教訓教訓你家宋良辰，居然衝著所有人都喊娘。」

蘇婉話音剛落，床上的小傢伙冷不丁坐起來，對著宋子恒笑容燦爛的張口，「娘！」蘇婉瞪大眼睛，這麼字正腔圓的一聲娘，居然是對著孩兒他爹喊的，擺明了欺負人麼，果然生個兒子就是上輩子來討債的！蘇婉氣得轉身不想理他。

偏生宋良辰還不自覺，一個勁的朝宋子恒喊娘，有時口齒不清，偶爾一兩聲卻是字正腔圓，宋子恒哭笑不得，顧不上自豪自家兒子學習能力強，還不到一歲就能吐出這麼清晰的字來，現在當務之急是哄好較真了的娘子。

宋子恒把兒子抱起來，放在蘇婉背上，小傢伙雖然能惹禍，哄人的本事也是一流的，當然他也可能是以為在玩遊戲，當即抱著蘇婉的脖子，迭聲的喊著娘，比之前喊宋子恒還好聽些。

又不是多大的事，蘇婉也不過是一時氣憤罷了，不過再大的氣性也在這一聲聲軟乎乎的叫喚中被撫平了，終於忍不住轉過身把兒子抱下來，臉色也沒繃住，要笑不笑的拍了拍他的小屁股，「下次再見你亂喊娘，你娘就真的要見一次打一次了，打到你學乖為止！」

宋子恒見蘇婉笑了，這才鬆了口氣，往床上一坐，幽幽的道：「良辰會喊娘了，卻不知何時才能學會喊爹。」

蘇婉笑咪咪的逗著兒子，將他抱著正面看向宋子恒，「快去喊爹。」

宋良辰眨著眼睛看了蘇婉一眼，又看向宋子恒，張張小嘴巴，「良！」

蘇婉道：「爹。」

小傢伙拉長聲音，「娘——」

又反復了幾次，蘇婉終於放棄，「得了，咱們都做娘吧。」

有人說嬰兒成長有個檻，比如長身子的時候，要麼就飛快的長，學東西也一樣，會滾的時候很快便學會連滾帶爬，能說一個字以後，很快便能學會說很多字，邁出第一步後，以後便能走了。

以前蘇婉沒接觸過，沒這個概念，如今隨著宋良辰越長越大，便發現確實有些道理。

宋良辰自從開始長牙，可以吃些非流質的食物後，漸漸的便能吃許多食物了，其實現在不喝母乳他都不會餓著，只是這裏沒有不滿一歲就給孩子斷奶的規矩，且宋良辰習慣了睡前喝奶，一下子很難戒掉。

當宋良辰對著蘇婉他們喊出第一個字正腔圓的字以後，沒過幾天便會喊爹了，然後又對這個字特別感興趣，見人就喊爹，宋子恒總算體會了一次蘇婉當初的鬱悶。小傢伙如今會開口了，家裏其他人也彷彿找到了新鮮玩具似的，一個個平日最喜歡的就是抱著宋良辰教說話，外公外婆，爺爺奶奶，伯伯姑姑，哥哥姊姊，能教的都教，小話嘮的幸福日子來了，每天學說話學得樂此不疲，不過一個月便將這些稱呼都學會了，唯一不好的就是還對不上號，老衝著蘇婉喊爹，對著宋子恒喊哥哥啥的，讓蘇婉實在哭笑不得。

好在大家的熱情沒有持續太久，因為另有一件大事轉移了他們的注意力。

如今宋良辰幾乎是所有人捧在手心裏的寶，小傢伙好玩又經玩，不愛哭不愛鬧，只要有人陪著他說話互動，每天都樂呵呵的，最重要的是長得好看，越長大五官也漸漸長開，眼睛嘴巴都像蘇婉，偏偏眉毛和鼻子遺傳了宋子恒，面容精緻秀氣中仍帶著些許英挺，皺眉抿嘴的時候頗有些氣勢，好看得一塌糊塗。

人人都喜歡好看的孩子，且如今其他孩子在外面求學，一個月都不一定能回來一趟，大家的精力自然都放在身邊的小傢伙身上，而能讓大家忽視了小傢伙的事，委實是件大事。

事情是啥其實不難猜，宋家近來缺錢，雖然賺得多，花銷卻永遠跟著上漲，買房子時向蘇大富借了一千五百兩，置地時又提前向鋪裏支了一千五百兩，也就是說身上背著整整三千兩的重擔，雖然等到分紅時便能夠還清，然而對宋家人來說，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大包袱，每每叫人想起都心情沉重，而能讓他們如此在意的事，自然是生意了。

蘇大富這日回來時眼神都恍惚了，拉著宋子恒問：「子恒可知近日發生了何事？咱們鋪子忽然來了許多客人，都點名要那十兩銀子一瓶的陳酒，且不止是一兩瓶，一開口便是幾十瓶的，咱們庫裏如今沒有這麼多貨，他們竟然也不介意，非要先付了訂金預定下來，等咱們何時運貨過來他們便來取，今日一天光訂單便有好幾千兩銀子了！子恒可知這是為何？」

對於生意莫名其妙的火熱起來，別說蘇大富不明所以，就連宋子恒也是一頭霧水，說不出個所以然來，只得靜觀其變了。

誰知道第二天的情形比昨日還要火爆，蘇大富親自在鋪裏都忙不過來，連大牛小綠和蘇太太都被拉去幫忙了。

夜間，蘇大富數著這些訂單，眉頭深鎖，既高興又有些為難，「前兩年是存了不少酒留著現在賣，可婉婉也說了，這酒存的時日越長越珍貴，因此咱們不能一次便將先前存下的酒都賣掉，可照如今這個情形，不多賣些陳年的酒，怕是根本不夠賣啊。」

宋有福在一旁搓手，遲疑道：「那……不然能多賣一些就多賣一些？」

宋子恒卻搖頭，「二哥，咱們如今一瓶兩三年的酒能賣上十幾兩銀子，若存上數十年，一瓶賣個上百兩也未可知。」

宋有福聞言忙道：「照這麼說，先前定下那些要一直存著不許動的酒，現在還是別動的好，可這般的話，咱們的酒若不夠……」

蘇婉忽然出聲，看向蘇大富，「爹，咱們其他鋪子可也上了陳酒？」

蘇大富道：「自然有，總有一些人需要貴的。」

「先將其他店裏的陳酒撤下，全都運到京裏來，若顧客要鬧，可叫掌櫃與他們商量，送一套貴的酒瓶給他們，同時價錢讓利兩成，這般想來便沒問題了。」

蘇大富繼續皺眉，「就是這般，估計也還不夠。」

「先看看吧，過幾日若還是這個情形，就拿出以前的說法，每日限量賣多少瓶。」說話的是宋子恒。

蘇大富這才點頭，稍微放鬆了些神色，卻又有些遲疑，「這法子好是好，可咱們在老家能這般做，是因為大部分人都認識，便沒人鬧，可如今這是京裏，聽聞京裏貴人多如牛毛，若他們不高興了，怕是咱們借著安遠侯府的名聲也不好太硬氣吧？」

蘇婉笑道：「爹儘管放心便是，安遠侯是宮裏曾順妃的娘家，曾順妃又養育了三皇子，宮裏娘娘和皇子的面子還是要給的。」

「聽妳這麼一說，那便真能放心了，現在當務之急是將貨早日運過來。」

「一下調這麼多貨過來，怕爹娘大哥他們會擔心，我待會兒修書一封，明日叫鏢局一道帶回去。」

「子恒想得甚是周到。」蘇大富點頭，想了想又道：「我估摸著這回鏢局運貨回來，順道也該把半年的紅利帶回來了，先別急著給我還錢，還是多置些地吧，照現在的情形，恐怕這些地還不夠呢。」

宋有福激動中又帶些忐忑的道：「上回去看地，那侯府的管家說若咱們日後還要買地，可以把周圍兩百畝買下來，價格都一樣。」

宋子恒看出了他二哥矛盾的心情，笑了笑，也不增加他的心理負擔，只是道：「等到時候再看吧，若要買地，趕在秋季之前便可，咱們先看看生意是不是真有這般好。」

宋有福這才鬆開眉頭，「是這個理兒，咱們先看看這兩個月的情形再說。」

宋子恒點點頭，又問宋小芬夫妻，「姊和姊夫有什麼意見？」

夫妻倆早就聽得懵了，他們不比宋有福，宋有福畢竟是接觸過老家的生意，還算知道這生意有多賺錢，他們只是埋頭跟著宋家幹，也沒太大野心，想著送兩個兒子念書，自個兒多存些錢給他們以後蓋大房子娶媳婦，這便滿意了，如今愣愣的聽著還要買幾百畝地，一瓶酒就能賣幾百兩銀子啥的，根本回不過神來，聽到宋子恒問話連忙慌亂的搖頭擺手。

「你們決定就好，我們就是來幫忙的而已。」

宋子恒卻不贊同的道：「日後葡萄園越來越大了，二哥一人肯定忙不過來，姊和姊夫也是負責人，你們有何想法也該說一說。」

這算是宋家的事了，蘇大富並不插嘴。

宋有福忙道：「三弟說的對，幫忙什麼的就快別說了，當初請你們來，也是跟咱們一塊幹，有錢咱們一家人一起賺。」

宋小芬看了丈夫一眼。

張有財平日一個不苟言笑的漢子，激動得眼睛都紅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我都聽你們的。」

商量完，大夥兒才各自回了屋裏，蘇太太如今有孫萬事足，不愛聽生意上的事，抱著宋良辰在兒童房裏陪他玩。

宋良辰還不會走路，站不直，卻總喜歡攀著旁邊的東西站起來，還沒站穩腿一軟，又趴地上了，蘇太太以前見了還會心疼，自從發現小傢伙跌倒在毛毯上，非但不哭不鬧，還像是找到了有趣的玩具一樣，恨不得再摔幾下的架勢，也就不再管了，只站在一旁樂呵呵的看著。

不過見外孫摔倒的次數有點多，蘇太太還是有些心疼的，便晃著手中的撥浪鼓，柔聲哄道：「良辰，來外婆這兒，快——」

宋良辰趴在地上看了蘇太太幾眼，忽然張開小嘴笑咪咪的喊道：「外婆！」小胖手也朝她伸過去。

蘇太太頓時心花怒放，笑得一臉燦爛，蹲下身子張開雙手，「乖寶寶，來外婆這兒有糖吃。」

蘇太太話音剛落，先前還衝她揮手的小傢伙手又往上一伸，攀住上頭的欄杆，開啟新一輪的「爬起——摔倒」運動，蘇太太張開的雙手就這麼僵在空中。

蘇婉在一旁笑得樂不可支，「我早說了這小子就是個小沒良心的，娘今日終於見識到了吧。」

「小孩子淘氣些而已，妳小時候還沒良辰一半懂事呢。」

蘇婉頓時撇了撇嘴，反正現在娘有了外孫女兒就靠後了。

小傢伙再次摔倒在地時，咧著小嘴向蘇婉的方向爬過來，速度很快，三兩下就到她跟前了，小胖手抱著她的腿，仰著小臉清晰的喊道：「姑姑！」

蘇婉臉又黑了，「小笨蛋，你姑姑可不在這裏。」

小傢伙似乎聽懂了蘇婉的話，歪了歪頭，片刻後吐出一句——「伯伯」！

蘇婉徹底無奈了，彎腰把人抱起來，小傢伙攬著她的脖子在她臉上親了幾口，笑

咪咪的喊道：「娘！」

蘇婉現在已經不知道該高興還是該揍這小子了，總覺得他是故意的。

蘇太太卻伸手摸了摸小傢伙的腦袋，「又玩出一身汗了，我去叫他們打水來，快抱著良辰回屋洗一洗。」

蘇婉點點頭，抓著小傢伙的手對蘇太太擺了擺，「跟外婆說咱們回屋了。」

小傢伙簡單俐落的吐出兩個字，「外婆！」

「乖寶寶，洗了澡好好睡覺。」蘇太太笑得眼睛都看不見了，目送著女兒和外孫出了屋子，這才將燭臺吹滅，仔細關了門離開。

蘇婉抱著小傢伙來到屋門口，還沒伸手，小傢伙已經主動伸出了小胖手推啊推，沒推動，扁了扁小嘴看著蘇婉。

蘇婉非但袖手旁觀，還對他咧嘴戲謔的笑了，「繼續啊，你不是男子漢大丈夫嗎，這點力氣都沒有？」

小傢伙抿著唇看著蘇婉不說話，直到蘇婉伸出手做了一個推的姿勢，小傢伙這才又伸了手，這次估計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氣，一下就把門推開了，頗有些氣勢磅礴的味道。

「居然推開了？」蘇婉睜大眼，故作驚訝狀，在兒子臉頰親了一口，「好棒啊大力水手。」

小傢伙聽不懂她說什麼，但是也知道娘親了自己，正興奮著，有禮貌的回了蘇婉一臉口水，指著門嚦哩咕嚕的說個不停。

儘管小傢伙口齒不清的不知在說些什麼，但親手把小傢伙帶到現在，作為母子的默契還是有的，蘇婉挑眉，「你要關上門再推一次？」

宋子恒原本在屋裏點了燈寫家書，門被推開時便知道是自家娘子和兒子回來了，只是因為信還沒有寫完，便沒擋筆，只是抬頭笑著看向門外，結果沒看到人進來，倒是看到他娘子細白的手伸進來將門關上，母子倆一個關門一個推門玩得不亦樂乎。

宋子恒無奈的搖頭笑了笑，索性趁著他們玩鬧間先將信寫好。

於是蘇婉和兒子玩著這個幼稚的遊戲，一直玩到劉媽把熱水端過來，小傢伙還有些不樂意，指著門嚦哩咕嚕的叫，鬧著要繼續玩。

這時宋子恒也寫完信擋筆了，用鎮紙將信壓住晾乾，自個兒起身走到門口，先前還鬧著要繼續推門的小傢伙，一見到爹出來，張開雙手就撲了過去，二十幾斤的重量，又是這般毫無預兆的一撲，蘇婉險些沒抱住，還好宋子恒反應快，一個箭步上來，穩穩的把人接住。

小傢伙還不知道方才有多少危險，小胖手緊緊抱著宋子恒的脖子，回頭看著蘇婉又嚦哩咕嚕的說個沒完。

蘇婉臉都黑了，這傢伙，她還沒開始教訓他，他倒先給她告起狀來了？！

宋子恒對著他笑咪咪的點了點頭。

小傢伙雙眼亮晶晶的看著他，估計在期待雄壯威武的爹爹好好教訓不讓他玩的娘一頓，結果明明答應得好好的爹，一轉頭便攬住了他娘的肩膀，小傢伙頓時就愣

住了，小嘴微張，好半晌才反應過來，撲上去掰著宋子恒的手，成功把他的手掰離了蘇婉的肩膀。

蘇婉挑眉，剛在心裏想她兒子真是個人精，這麼小就知道記仇，還不讓他爹碰自己，難道是想玩孤立？下一秒肩膀便被小傢伙緊緊抱住，忍不住噗嗤一笑。

宋子恒也忍不住笑了，拍了拍小傢伙的屁股，「霸占著我娘子，還不准我碰，你倒是霸道。」

劉媽將水兌好，又拿了小傢伙睡覺穿的衣裳，凳子帕子都準備好，這才低著頭出去，離開時一臉忍笑的表情，想來也覺得半大的孩子就會跟老爹爭寵的畫面也太好笑。

「行了，沒人搶你娘，先去洗澡。」宋子恒不顧小傢伙彆扭的姿勢，托著他肉嘟嘟的小屁股往屋裏走，一把坐在劉媽備好的矮凳上，麻利的脫著他的衣服。

蘇婉仔細關上門和窗，不讓風透進來，又順便將宋子恒剛寫好晾乾的信裝進信封裏，這才回到宋子恒跟前，小傢伙已經被脫得光溜溜的還不自覺，朝蘇婉張開雙手，蘇婉沒理他，看著宋子恒將他放進水盆裏。

給有自主行動力的小孩子洗澡絕對是災難，要麼孩子怕水，哭著吼著不要碰水，要麼愛水如命，宋良辰就是後者，別提多愛玩水了，宋子恒剛把他放進水盆裏，他的雙手雙腳就開始活蹦亂跳的打水花，自個兒濺了一身不說，把宋子恒臉上身上也濺濕了，還渾然不覺的衝著蘇婉咧嘴直笑。

宋子恒不動聲色的調整了小傢伙的位置，瞬間固定住他的雙手雙腿，蘇婉這才坐下來，拿了帕子給他擦洗。

小傢伙腦袋動個不停，還在用盡全身力氣掙扎，宋子恒不敢用力，冷不丁就被他掙脫了一條腿，小胖腿一抬一放，蘇婉毫無預兆的被他濺了一臉水花，伸手抹了一把臉，再睜開眼，就見小傢伙衝她笑得更開心了。

蘇婉咬牙，「熊孩子！」

幸好已經洗完了，宋子恒不顧小傢伙的掙扎，冷酷無情的直接將他從水盆裏抱起來，擦乾身子換上衣裳，蘇婉則出去叫人打水來給她洗澡。

當夫妻倆都收拾停當，躺到床上時已經過了戌時，宋良辰早就呼呼大睡。

宋子恒熄了燈躺到床上，蘇婉這才問，「相公可有覺得今日一事，或許與于公子有關？」

「還不清楚，不過長安兄似乎知道些什麼，那日與他商量提前支些銀兩出來時他便提了一句，不管支多少錢，地一定要儘管多置些。」

蘇婉想了想，「生意一事畢竟也與曾公子有關，改日有空相公直接問他便是，早些問清楚，也省得爹和二伯他們忐忑不安。」

「我知道，後日我休沐，正巧長安兄也有空，到時請長安兄來家中一聚。」

宋子恒是每逢十日休沐一日，曾長安與他卻不一樣，他本來就是家中安排的閒職，混個日子而已，家中也不期望他幹出什麼事業來，一千同僚也俱是走雞鬥狗的紈褲子弟，沒什麼上進心，上峰也睜隻眼閉隻眼，所以每日只管去應個卯，之後想幹麼便幹麼，因此宋子恒才能斷定曾長安有空。

蘇婉聞言點頭，「這都六月份，也該商議分紅了。」

宋子恒笑著輕拍蘇婉的背，「娘子睡吧，這些事自有我們去操心。」

第六十八章 蘇記成貢酒

又過了一日，店裏的生意還未見降溫，蘇大富也不知該激動還是該頭疼了，他這幾日在提醒掌櫃教好夥計，等限量的名額推出來，鐵定有人會不滿，到時夥計的態度須得比平日還客氣幾分才行，甭管客人如何生氣，都得好聲好氣的將人安撫好送走。

宋子恒休沐前一日，送了帖子去安遠侯府，到第二日，不但曾長安來了，蕭瑱竟然也有空過來。

他笑咪咪的問宋子恒，「聽聞子恒有事要問長安，我琢磨著問他倒不如問我。」

曾長安也不賣關子，在一旁開門見山的道：「我知道你想問鋪裏的生意，是表哥的功勞，跟我沒關係。」

宋子恒這才問：「不知衡遠兄做了什麼？」

蕭瑱眉目含笑，頗有些春風得意，「你猜？」

這人一開始還端得一本正經，等劉媽得了蘇婉的吩咐把宋良辰抱出來後，終於繃不住了。

宋良辰一瞧見蕭瑱便整個人撲了上去，倒不是記性好，而是蕭瑱自從點破了自個兒的身分，來這裏便不像當初一般穿著簡樸低調，而是愛怎麼華貴就怎麼華貴，他今日穿了一身華麗錦袍，更顯得眉目如畫，如何能不入宋良辰的眼。

曾長安在一旁很不是滋味，「良辰還記得表哥？」

蕭瑱眼底閃過一絲笑意，伸手將人抱過來，小傢伙摟著蕭瑱就開始塗口水，笑容燦爛，眼裏根本看不到其他人。

曾長安先前還有些不是滋味，這會兒已經有點幸災樂禍了，良辰不記得自己沒關係，連親爹都沒瞧一眼，果然有對比才能顯現出幸福感。

不動聲色的將曾長安同情的眼神盡收眼底，宋子恒瞥了那頭親親熱熱好像親父子一般的兩人，溫和的笑道：「良辰，叫人啊。」

蕭瑱驚訝的反問：「良辰會說話了？」

彷彿是回答蕭瑱的問題，他的話音剛落，小傢伙便笑咪咪的衝他張口道：「娘！」

蕭瑱先前還笑顏如花的臉，瞬間就黑了，宋子恒臉色也有些不好，有種搬石頭砸自己腳的感覺。

不過兩人還算淡定，最不淡定的反而是置身事外的曾長安，他直接將剛剛含進嘴裏的茶全都噴了出來，撕心裂肺的咳了好幾聲，一邊咳還一邊捧腹大笑。

在宋子恒和蕭瑱幽幽的目光中，曾長安漸漸把笑聲收了，只是仍垂著頭忍笑，肩膀都在聳動。

他表哥自來驕傲，最討厭別人說他女氣，上回被小傢伙的親娘明晃晃的暗示長得像女子一般漂亮，這回倒好，直接被小傢伙當成娘了，他該說不愧是親生的嗎？被小傢伙一打岔，等劉媽進來把人抱回去後，蕭瑱也終於不再賣關子，直接將來龍去脈和盤托出。

事情還要從上次泡溫泉說起，聽了宋子恒的要求，蕭頊靈光一現，不但吩咐下人記得每日給宋家送一桶泉水去，另外還要運兩桶回宮，孝敬太后和皇上——這法子對別人不好使，宮裏戒備森嚴，不是什麼東西都能送進來的，不過蕭頊如今領職協理內務，下面的人正追捧著，運兩桶水也不過是幾句話的事。

也正是別人做不了的事，蕭頊做了，太后感動得忘乎所以，拉著皇上就道自個兒從小看到大的孩子，果然沒叫她看走眼，都這般大了還是一顆赤誠之心，本是皇上給他的賞賜，他自個兒都沒享受，便只想著拿回來孝敬他們了，整個宮裏除了老三，誰還有這樣的心意？

皇上不完全贊同太后的話，他還有個老四是心愛的貴妃所出，自來最得他喜愛，在他眼裏老四才是最好的，不過老三也不錯，畢竟成年了，如今又領了職，到底比底下的弟弟更穩重些，當然比他上頭的兩個哥哥更是好了千萬倍。

於是外邊流傳不務正業、不思進取的三皇子，就這麼不聲不響的越過兩個哥哥，成為皇上心頭第二喜愛的兒子，雖然還遠遠比不上四皇子，但年紀小也有小的好處，四皇子還沒到出宮建府的年齡。

貴妃倒是想著讓四皇子早兩年出宮，也好早日領職，發展自個兒的勢力，本來她正在積極謀劃中，卻被蕭頊忽然協理內務的消息震懵了。老三那個馬屁精，曾氏那賤人的手段他學了十成十，如今領了職還在宮裏繼續住著，她兒子若是出了宮，每日除了請安都不便進來見他父皇，如此一來豈不讓老三整日在皇上跟前諂媚？萬一皇上將老四拋在腦後了怎麼辦？

貴妃正左右不定，恰好皇上一句不捨幼子太早出宮，想再多留兩年，貴妃便安心叫兒子繼續在宮裏住著了，這正好如了蕭頊的意，四皇子越晚領職，他越能多撈點好處，畢竟皇上再寵老四，也只是把老四當不懂事的孩子，真要有什麼事，還是交給他這個常伴身邊的成年兒子更靠譜。

是以蕭頊如今春風得意，因頗得皇上的信任，前些日子太后千秋，他專門為太后敬上的紅酒，連皇上都甚是給面子的喝了幾杯，連讚好幾聲好酒，可為日後宮中御酒。

也正是因為如此，蘇記酒鋪的春天來了。

如此幫蘇記，蕭頊的解釋也很充分，「若非弟妹提醒，我也想不到這一樁，如今權當感謝罷了，你們也別有負擔，好生受著便是。」

在場都是聰明人，蕭頊為什麼這麼做俱心知肚明，有些話不用點破，宋子恒和曾長安都點頭笑了笑，沒說話。

蕭頊匆匆來了又走，走之前還要走了一件宋良辰的小衣裳。

蘇婉不明所以，當時還好蘇太太就在屋裏，聞言趕緊起身去找了件小傢伙貼身穿的肚兜，叫劉媽包了出去，坐下時才給蘇婉解惑，「有那一直不孕的，求了小男娃的衣裳夜裏睡時放到枕下，聽說這般便容易懷上，還能一舉得男。」

蘇婉挑眉，「真的有用？」

蘇太太戳了戳她的額頭，「妳管人家有沒有用，于公子都親口求了，自然喜愛且相信咱們家良辰，不然誰家孩子的小衣裳不好求？若他家娘子能懷上，是咱們良

辰帶去的福氣，若懷不上，也是他娘子沒這個命，妳操什麼心。」

蘇婉點頭，心裏想蘇太太還有些做神棍的天賦，蕭瑱的「娘子」可不就沒這個命，別說兒子，女兒都沒生出一個來。不過即便如此，人家還是穩穩的當了幾十年皇后，未來最尊貴的女人，還輪不到她來同情。

蘇大富和宋有福回來之前，蕭瑱與曾長安已經走了，他們有些失望，不過連忙問宋子恒，「曾公子可知咱們家的生意為何突然這般紅火？」

宋子恒點頭，組織了一下語言，半真半假的道：「據說是前幾日太后千秋，皇上宴請群臣，席上三皇子為太后獻上咱們蘇記的紅酒，稱活血養身，再適合女子不過，太后甚喜，皇上見狀也品了幾口，當著群臣之面言此乃不凡之物，堪為皇家御酒，連皇上對咱家的酒都如此評價，是以京裏的達官貴人都以喝咱們蘇記的酒為榮了。」

「皇……皇上？」宋有福已經震驚得話都不會講了。

他這輩子接觸過最大的官是里正，連村長那般受人尊敬之人，在里正跟前都得賠小心，他們更不敢造次，後來他親弟弟在京裏當了官，是從六品，他弟弟便一躍而成他接觸過最厲害的人。

哪知到京裏來還見到了大哥口中頂尊貴的侯府少爺，侯府少爺對他們一家都很是平易近人，宋有福覺得能與這般人物有所來往，根本是祖上冒青煙了，萬萬沒想到，連皇上太后這些活在傳說中的人物都喝過他們家釀的酒，還很喜歡的樣子，宋有福激動得幾乎要暈過去了，至於自家的酒成為達官貴人熱烈追捧之物，他已經半點沒感覺了。

連皇上與太后都喜歡自家的酒，達官貴人們也喜歡便不稀奇了。

「三皇子為何進獻咱家的酒上去？」蘇大富自詡見過世面，這時還把持得住，表現得很理智冷靜的樣子，其實已經不淡定了，他話剛說出去，才反應過來，「前日女婿好像說過，曾公子與三皇子是表兄弟，是以三皇子進獻咱們家的酒，也並不是沒道理。」

蘇大富他們還沒完全消化這個驚人的消息，宮裏負責採買的人便來了。

按照平日，皇上親口說蘇家酒堪為皇家御酒，既可以理解為盛譽，也可以當作是旨意，但一般情況下都是前者，大家並不會當真，畢竟皇家御供常有定數，所謂一個蘿蔔一個坑，添一家，勢必要踢掉另一家，可那常年上貢的人家都是與裏頭的人常打交道的，交情和人脈不差，除非皇上親自下旨，不然一般不會有變動的。可蘇記就不一樣了，背後有三皇子撐腰——同為已領職的大皇子和二皇子，叫他們來辦此事怕都要費不少周折，到手裏捏著內務的三皇子這裏，卻只是一句話的事情，這便是縣官不如現管的道理，頂頭上司又是皇子的蕭瑱都吩咐下來了，底下的人辦事自然麻利。

負責採買的公公到蘇大富跟前時一臉的笑意，「咱家姓黃，蘇東家喊咱家黃公公便是。」

太監尖細的嗓音傳進耳裏，蘇大富險些沒嚇一跳，旁邊的掌櫃在他耳邊低聲提醒了一句，他才連忙反應過來，著人備茶備點心。

黃公公先前心裏頭還有些嘀咕，這會兒見蘇大富頗為上道，笑得更是一團和氣，隨蘇大富去裏間喝茶，一邊道：「咱家此番是奉命來辦正事，不能久留，還請東家見諒。」

「大人日理萬機，能抽空前來已是給蘇某面子，若大人今日委實有事，蘇某定然不便耽擱大人，只有一點，大人下回來可得多給蘇某些時間，蘇某定提前在楊鶴樓訂上一桌，好好與大人喝上幾杯才是。」

楊鶴樓是京裏最富盛名的酒樓，價格高昂不說，普通人家即便吃得起，也得提前半月訂位置。

黃公公點頭回道：「咱家每月初一要出來採買一回。」

在兩人喝茶聊天的功夫，便定下了宮裏每月初一來拉一回酒的事。

蘇大富上道的裝好兩瓶酒給黃公公，「大人來得急，蘇某沒什麼好準備的，只能請大人見笑了。」同時送出去的還有一張一百兩的銀票。

黃公公不動聲色的瞧了一眼，攏進袖裏，這才笑咪咪的提醒道：「太后與皇后娘娘都愛喝蘇記的酒，每日睡前不斷，東家可得好生把好關，呈上的都必須是上等酒才行。」

蘇大富連連點頭，一邊感謝不已，一邊熱情的把人送出去，走之前，黃公公留下了一塊令牌，負責皇家供奉的人家都有這麼一塊，就跟金字招牌一樣管用，一將人送走，蘇大富便著人趕緊掛起來，讓進店的人都好好瞧瞧，他們蘇記的酒是宮中御酒！

許是因為太激動，守著這麼塊金字招牌，蘇大富便有些不敢走，怕人多手雜，萬一夥計們沒注意，牌子被人給順走了可怎麼辦？便一直坐鎮店中，親自盯著這處，到打烊拴門時他又開始擔心了，若夜裏有小偷來可如何是好？

他想來想去，覺得還是揣在自己身上安全，於是家裏的人這才有幸看了一眼傳說中的金字招牌。

蘇婉頭一次發現蘇大富也這麼逗，不過笑完又心疼，若蘇大富一直這般小心翼翼下去，終究是個負擔，這才道：「爹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識貨的，便是有人夜裏潛進咱家店裏，要偷的也是銀錢與酒，漆黑一片的，又如何能注意到這塊巴掌大的牌子？」

蘇大富還是有些不放心，「若他們就是衝著這牌子來的，如何會發現不了？」

還是宋子恒的解釋比較有力，「岳父有所不知，這塊牌子本身不值什麼，蘇記的酒負責宮中供奉，已是記錄在案，便是咱們家的牌子丟了，報上去請宮中再給發一塊就是，別人拿著也用不了，且若被發現，告上衙門還要受重罰的。」

蘇大富這才鬆了口氣，「我怕牌子丟了，咱們供奉的差事也沒了，若如女婿這般說，倒是無可擔心了。」

雖然牌子不擔心了，但還有比這更頭疼的事，宮裏每月的定數下來，都是要好酒，自然就是陳酒了，如此一來本就不夠的酒，能拿來賣的又得再減不少，這也算是甜蜜的煩惱了。

還好蘇大富無意中把黃公公的提醒說出來，蘇婉忽然靈光一閃而過，「若是給宮

裏的娘娘們用的，新酒未必就如陳酒。」

眾人聞言都為之一震，正聚精會神的聽著蘇婉的主意。

蘇婉道：「這酒不單單喝進肚裏可以活血養顏，用來美容更是效果甚好，我試過用它每晚敷一刻鐘的臉，甚至用來洗臉沐浴，新酒都比陳酒的效果更好——而宮裏的娘娘們愛用，自然也是為著美容，爹你只要等下回黃公公來時，把美容的配方給他，再仔細說明，他便能懂。」

宋子恒本來想點頭表示娘子說得沒錯，自家娘子是如何美容，保持肌膚一直順滑光澤又白皙，他比誰都清楚，只是有些拿不准要不要當著這麼多人的面說這個話題，不過幸好他這一遲疑，到讓宋小芬搶先了。

「我記得小妹出嫁前，每日都會用這酒敷臉，一個月下來臉色就白了許多，小妹還叫我用過，只是我覺得太浪費，便不捨得用。」

聽了這麼有力的證詞，蘇大富再不遲疑，當即點頭道：「那便試試吧。」

宋子恒卻忽然道：「不知這酒對男子可有效果？」

蘇婉點頭，「應該男女都適用。」

宋子恒於是咳了咳，有些尷尬的看了眼蘇大富道：「子恒冒犯了，只是那負責宮裏採買的公公恐怕不會輕易信咱們口頭所言，倒不如岳父……示範給他瞧，畢竟有一個月的時間……」

原本認真討論正事，忽然宋子恒這麼一建議，氣氛倒有些變了，蘇婉先前還準備說什麼，聞言也連忙把頭垂下去，忍笑忍得很辛苦。叫蘇大富這般大的年紀，還每日敷面膜，用紅酒洗臉啥的，想想都好笑。

反倒是蘇大富，沉吟了片刻，當即點頭道：「子恒說的有道理，若能直接叫他瞧見效果，他也沒什麼好擔心的，討好了宮裏的娘娘們，他也少不了好處。」

因著這會兒是飯前，宋良辰一般要跟大家吃完飯再去兒童房裏玩好久的遊戲才肯睡覺，是以這會兒精神正好，瞧見一家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蘇大富身上，居然沒有關心自己，便有些不甘寂寞了，手舞足蹈費盡了力氣都沒拉到注意力，畢竟大家現在是在討論正事，他一個人嘰哩咕嚕了好久，連平時最捧場的蘇太太都沒看他，宋良辰心頭的失落可想而知。

其實主要是因為小傢伙現在被蘇婉抱在懷裏，蘇婉不理他，導致他沒有半個觀眾，所以小傢伙不樂意，毫不猶豫的往側面一倒，胖乎乎的小手拍向旁邊的蘇太太。

蘇太太回神，什麼生意啊銀子啊，都比不上自家外孫重要，連忙心肝寶貝的將小傢伙接過來揉在懷裏，結果小傢伙只是把她當跳板而已，過渡到外婆懷裏，便張開雙手朝著外公撲過去。

蘇大富不疑有他，直接將人接住，托著放到腿上，小傢伙動作麻利，剛坐好就從蘇大富手裏將榮譽招牌給搶了過去，揚著戰利品回頭衝蘇婉笑，一副揚眉吐氣的樣子。

蘇婉再度無言了，她兒子真的沒成精嗎？

無論如何，宋良辰還是成功靠自己的努力，重新贏回了全家人的關注，蘇太太笑

得不行，把拿著戰利品的外孫抱過去親，「真是聰明，你娘小時候可連你的一半都比不上。」

雖然小時候的那人不是她，但是別人不知道，蘇婉可不想以後熊孩子真正能說話了，張口閉口就是「外婆說娘小時候不如我」之類的，為人母的尊嚴都蕩然無存了。思及此，蘇婉看了蘇太太一眼，抗議道：「娘誇良辰就誇唄，幹麼每次都要拿我做對比。」

「自然是讓妳心裏有數，別對良辰要求過高了。」

小傢伙雙手抱著戰利品異常得意，笑呵呵了好一會兒，又朝蘇婉張開手，蘇婉沒理他，他也不難過，直接把剛剛捧在懷裏當寶貝的東西塞到她手裏，蘇婉這才挑眉，「給我的？」

小傢伙啊啊啊了幾句，又朝蘇婉張開手，她這才將人抱過去，「既然給我了，日後就不許再找我要，知不知道。」

小傢伙聽不懂，只窩在娘親懷裏甜甜蜜蜜的笑。

蘇太太在一旁道：「瞧見了沒，良辰對妳多好，妳平日帶他時也稍微溫柔些吧。」

宋小芬不由奇道：「這麼小的孩子，竟知道孝順母親，日後不得了。」

蘇婉摟著兒子沒說話，眼底的笑意卻更濃了。

宋子恒也眉眼含笑的看了母子倆一眼，這才起身道：「該開飯了吧。」

金碧輝煌的宮殿裏點著燈，夜間也亮如白晝，宮人各自埋頭幹事，動作卻輕得連腳步聲都幾不可聞，再亮的夜晚仍舊是空寂一片，坐在榻上的宮裝麗人抬頭瞧了外頭一眼，歎了口氣。

中年嬪嬪附到宮裝麗人耳邊輕聲道：「主子，林側妃這胎懷象不好，爺去瞧一眼也做不了什麼，您還是早些用膳，休息好，也能養好身子不是？」

宮裝麗人輕聲問：「什麼時辰了？」聲音在偌大的殿裏迴蕩。

「已到戌時了。」

「我沒胃口，撤了膳吧。」

「主子——」嬪嬪有些著急，還想再勸，宮裝麗人已經起身往內室走了，嬪嬪只得趕忙追上去。

內室裏，女子坐在寬大的床上，從枕下捧出一件大紅色的肚兜，做工在她們眼裏看來甚至是粗糙的，宮裝麗人卻如珍寶般雙手捧著。

嬪嬪本來想說的話，瞧見主子這般神色便不敢多嘴了，只是用關切的眼神看著她。女子其實也沒流露出什麼表情，她是溫婉大氣的，臉上便是淡淡的瞧著也讓人覺得可親，此時感受到嬪嬪的目光，便抬頭看了她一眼，頓了頓，才開口問道：「奶奶，爺是不是已經對我失望了……」

嬪嬪臉色微變，忙道：「主子，慎言！」

女子卻沒多大表情，又低頭看了眼手中的小衣，「爺那般高傲的一個人，竟主動向人開口要這個，即便是這般我也沒有好消息傳來，偏生那林氏進來才幾個月就

有了。」

嬪嬪蠕動了唇，好半晌才道：「主子身子弱，好好將養，應該很快便有消息了。」女子卻搖搖頭，成親幾年，別說兒子，女兒都未曾給丈夫生一個，她其實早認命了，只是如今瞧見丈夫竟這般上心，難過的同時也多了幾分愧疚，若不是自個兒拖累，丈夫怕是早有嫡子了，也是她太不爭氣，不然丈夫何至於對別人家的兒子那般上心？

她雖不知那孩子是誰，卻知道丈夫隔段時間就會出宮一趟，回來後笑容總是比平時要開懷許多，且每回只要丈夫出宮回來，便只會來她這裏，任憑側妃侍妾如何著人來請，理由花樣百出，丈夫都不曾走開。

她先前還擔心，以為相公外頭有了喜歡的女子，畢竟有次相公回來衣裳都換了，穿著件新縫製的長袍，針腳細密，面料卻不算好，且樣式簡單，連個繡花都沒有，並不是丈夫喜愛的衣裳，想來那女子認識相公的時日還短，不夠瞭解他的喜好。那時她也惶恐過，差點就忍不住叫丈夫把人迎進來了，她又不是善妒之人，對方若真得相公的心，只要家世清白，至少能進門得個名分，何至於沒名沒分的將人安置在外頭？

想到這兒，女子不由得吐了口氣，「還好奶娘那時及時拉住了我，不然我若真叫爺將莫須有的女子納進門，那才真叫傷了爺的心。」

「主子就是憂思太重，爺本無這個意，您想多了，什麼事也能想出來。」嬪嬪歎了口氣，「快別想這些了吧。」

「妳說到底是個怎樣的孩子？」

嬪嬪一愣，半晌才反應過來自家主子問的是什麼，斟酌了一下才道：「瞧這小衣還是新的，應該年紀不大，不過想來也是古靈精怪的性子，不然也不會得爺這般喜歡。」頓了頓，又加了一句，「許是家境不算頂好，衣裳用的是棉，而不是錦緞。」

「可看這針腳也是精心的，家境不用頂好，這般才能叫人放心來往，不至於讓人盯上。」女子又撫了撫手中的小衣，「爺近來在尋小孩玩的玩意兒，應該是給那孩子的禮物，說不得正是過生辰……」

嬪嬪忽然道：「也有可能是滿周歲。」

女子想了想，點頭道：「也是，難怪爺這般大費周章。」

嬪嬪冷笑道：「虧得西苑那位還以為是在提前給她肚裏的準備了。」

女子卻並不接嬪嬪的話，只是道：「奶娘，妳說咱們也給那孩子準備些禮物如何？雖然爺沒說，我琢磨著卻是個討喜的，既然相公如此喜愛，日後定有見面的時候，倒不如先展現出咱們的善意。」

嬪嬪瞧見自家主子精神好了，心下也高興，自然樂意她多轉移些注意力，忙道：「老奴瞧著爺既然與那位這般來往，想是真心結交，倒不必弄些華而不實的東西，要人家家裏用得上才好。」

「爺往常說我手藝好，不如我給那小孩兒縫件衣裳如何？」

嬪嬪本來想說沒看過小孩兒，怕是不知道該做多大的，可又難得見到自家主子這

般興致勃勃的時候，還是不忍心忤逆了她，最終權衡一下，「一歲的小孩子，相差倒是不大，只要主子問問爺那孩子體型大概如何，大概就能把握了。」

女子聞言高興起來，「等爺來了就問，咱們先去庫房找找，小孩兒穿的衣裳面料可得好生挑選。」

「主子說的是，一歲的孩子皮膚嬌弱，確實不能馬虎。」嬪嬪面上作出一副感興趣的樣子配合，心裏卻微微酸澀，其實主子也是喜歡孩子的，奈何肚子遲遲不見消息。

「若林氏平安生了兒子，就叫他養在我名下吧。」

女子冷不丁說出這話，將嬪嬪嚇呆了，好半晌才蠕動著唇道：「主子，還不至於此，您這般年輕，調養好了身子，遲早能有自個兒的孩子，何苦要養別人肚子裏出來的……」

女子卻擺擺手，「總不能叫爺名下沒個嫡子，林氏身分不低，把她的兒子寄名為嫡子，總比養其他侍妾所出的要好。」

「可林側妃才剛進門幾月就開始恃寵而驕，若您真將她的兒子養在名下，日後她眼裏可還瞧得到主子您？主子……」

女子卻搖頭，「行了，我只是這般想，爺未必同意，若林氏真生了兒子，她也未必樂意將兒子養到我名下。」

嬪嬪這才舒了口氣。主子說的對，以那林側妃的性子，若真得了兒子，怕就真瞧不上自家主子了，無論如何也不會同意將兒子放到主子名下的。

第六十九章 滿歲抓周宴

趕在宮裏來人拉貨之前，第二趟出發去宋家村運貨的鏢局也將足夠的新酒運回來了，同時跟過來的人還有宋有根。

宋有根這個時候過來倒不驚訝，這麼天大的好事落到自家頭上，怎麼說也要來看一眼才心安，然這只是其一，其二是葡萄成熟之際，宋有福他們要去各鄉各鎮大量收葡萄，收完葡萄又要釀酒。

如今有了宮中供奉，蘇記酒鋪根本不愁沒生意，唯一擔心的就是存貨不夠，原先買的地都不夠，又擴了兩百畝，之前定下今年釀酒的數量自然也遠遠不夠了，因此即便宋有福和宋小芬夫妻在，人手仍是遠遠不夠的，宋有根過來也能搭把手。再就是關於小傢伙宋良辰的，八月初就是小傢伙的生辰，周歲宴，洗三和滿月家人都不在身邊，現在周歲宴宋老爹他們恨不得親自過來，只是家中實在走不開，便由宋有根代勞了，算著時間，把葡萄收了回來釀，差不多一月就能成事，到時正好給侄子過了周歲，還能趕回家與父母一道過中秋。

宋有根不但來了，還帶了一筆鉅款，半年的分紅，蘇大富一份，蘇婉一份，他都帶了上來，另有自家加起來的五成也都帶來還債。

其實還債倒用不上這些銀兩，前幾天京裏的店鋪也分了一次利，除去提前支取的一千五百兩，還能將向蘇大富借的銀子也都全部還清，能這麼土豪，是因為蘇大富暫時不打算在京裏開店，至少也等到明年，因為手頭沒存貨，一家店都不夠賣了，哪還敢開第二家？

當然宋有根帶來的錢也是很有作用的，買下剩餘的兩百畝地，還能在山下蓋莊子，日後那裏就做大型的酒場，新鮮的葡萄一摘下來，當即就能釀成酒，也在莊子上建庫房，周邊哪兒要酒，都從莊子上調過去便是。

宋有根聽到這些打算，心裏頭也是一團火熱，順道彙報了下家裏的情況，「家裏也又買了上百畝地，瞧著盡夠了，如今咱們村家家戶戶都種了十幾畝葡萄，每家都能賣好幾兩銀子，他們也高興，打算年年都種，有條件還會多種些，是以咱們老家的葡萄夠用的。」

「只是釀酒人手不夠，老叔一家全來幫忙了，吃住都在咱家，還是忙不過來，爹只得去找村長叔想法子，倒還真讓村長叔想著了，選了十來個平日就可靠的嬸子，又叫她們簽了什麼契，反正村長叔說不許洩露咱家的祕密，不然別說銀子沒有，還要捉她們去見官，她們的男人和孩子都要被逐出咱們宋家村，她們全應了，來咱家釀酒，這才盡夠人手……」

宋有福便在一旁點頭，「村長叔人一向不錯。」

「可不是，聽說里正要走了，到時就是咱們村長叔做，誰讓咱們宋家村家家都過上富足的日子了呢？連知縣老爺來鎮上視察時，聽聞咱們村，都點名誇了村長叔。」宋有根嘿嘿笑了兩聲，頗有些得意，「村長叔原是想叫咱爹當下任村長的，他日後要是還能升遷，里正的位置也能給咱們做，不過爹不樂意，便叫老叔去做。」宋子恒便道：「爹不做也好，咱們家這事都忙不過來呢。」

宋有根又問：「不過有一事我鬧不明白，不是說新酒拿來京裏賣太便宜，不夠回本，所以都盡量推陳酒，為何這次又忽然要拉這麼多新酒過來？」

「怕信裏寫不明白，便沒細說，這新酒實則是給宮裏貴人們準備的，陳酒勁道較強，然女子若要用來美容，到底不如新酒。」宋子恒簡單的解釋了一遍，「且自半月前店裏上了美容專用酒，咱家的新酒未必就賣得不好，價格也不低了。」

美容專用酒，這個名字蘇婉堅決不承認是她想的，她想的被全票否決，說名字稀奇古怪，沒人聽得懂，然後蘇太太取了這麼個簡單粗暴的名字，居然都認同了。不過創意是蘇婉的沒錯，其實也簡單，就是換了個包裝改頭換面罷了，按照現代的禮盒款，瓶子是專門燒的美人瓷，價格不低，用這瓶子一裝瞬間就高貴許多，還有異常精緻的專用布袋拎著，裏頭有個量杯，告訴客人每次用來敷臉洗臉倒多少，還有一塊精巧輕薄的白帕子，只邊角繡了漂亮的花紋——其實就是蘇記的商標，仿造後世的面膜，剪出了眼睛鼻子嘴巴幾個洞，便是簡易的面膜紙了。有了這些東西，檔次瞬間又上升了幾個層次，這麼一瓶酒，價格已經是店裏最貴的一種了——畢竟是給宮裏貴人們用的高檔貨。

當然如今還沒有打出這個品牌來，在店裏擺是先做個示範，到了下次黃公公來，也知道他們沒有糊弄他，便可以擴大生產了，誰料還沒有打著「宮中貴人專用」這個金字招牌，這酒一擺出去仍然每日能賣出個幾十瓶。

解釋到這裏，蘇大富道：「下次你回去，可以順道與鏢局一道，新酒賣得竟這般好，得再多存些貨。」

宋有根也是一臉的喜意，「行，家裏還有呢，且今年釀的酒是去年的三倍，盡夠

了。」

宋有福道：「我估摸著京裏也能釀這麼多酒，跟京裏附近幾個村子打好招呼，他們村長願意的可以直接將葡萄運到咱們這兒來，省出來的時間咱們就能多去別處收葡萄了。」

宋子恒又道：「也不知良文他們在書院學得如何，自從送他們過去後，幾個月竟也沒時間將人接回來，正巧大哥來了，不如明天去把他們接回來住兩日。」

宋有根他們雖也想見兒子，權衡之下卻擺手，「不用，家裏正忙著，哪有時間去接他們？再說了，學業為重。」

「就一兩日而已，哪就耽擱了？咱們家現在也有馬車，明日叫大牛親自去接他們回來吧。」

宋小芬附和宋子恒的話，「正是因為忙不過來，等二嫂來了，也能幫一把不是？二嫂自來做事麻利著。」

過了兩日，黃公公果然親自來了，瞧見蘇大富白了一個色度的臉，果然是驚訝的，不過時人不愛拿男子外貌說事，黃公公平日採買受多了奉承，委實不用把小小的蘇記看在眼裏，然而這家卻是三皇子親自關照過的，後來聽得消息靈通之人說蘇記酒鋪後頭有安遠侯府四少爺的影子，他這才明白，就算不把蘇大富看在眼裏，曾四少的面子卻不得不給，因此顧忌蘇大富顏面，權當沒看到他的變化。

因此最後還是蘇大富自個兒主動說起此事，黃公公聽得一愣，隨後眼底閃過一絲喜意，明白自個兒的機會來了，貴妃娘娘最是愛美的一個人，能將這東西獻上去，對她有作用，還愁自己入不了貴妃娘娘的眼？

黃公公倒也不怕蘇大富矇他，一來確實見到了蘇大富的改變，二來這是蘇記的東西，他送上去也不過是借花獻佛，東西若真不好，自有蘇記頂著，再不然還有三皇子。自從三皇子協理內務以來，貴妃娘娘宮裏頭每月都要換一批瓷具，在他們這些有頭臉的公公嬤嬤耳裏已經不是新鮮事了，若真捏著三皇子的把柄，貴妃娘娘高興還來不及，如何還會怪罪下來。

黃公公打得一手好算盤，自然毫不猶豫的贊同了蘇大富的安排，最後自然是皆大歡喜。

宋小芬倒沒有說錯，李氏做人愛掐尖要強，幹活卻是個麻利的，只是不愛做家務，每每都偷懶扔給張氏，可每逢下地下田，她是家裏幾個女人中最厲害的，力氣又大，一個人抵一個半張氏，是以家裏幹活時李氏偷些懶，張氏倒也不會說什麼。知道家裏接她回來幹活，李氏也不生氣，她其實還有些得意，平日任三弟妹如何得臉，到這時還不得站自己旁邊去？還是那句話，女人就得會幹活會持家，也就是三叔慣著三弟妹，自家男人又不是個能拿主意的，現在連三叔都要聽的大伯過來了，頭一件事不就是把自個兒接回去嗎？

李氏覺得特意駕馬車來接自己，是件頂得意的事兒，等她回宋家村與人一說，誰

都得對她肅然起敬！是以揚眉吐氣的李氏一回去，便特別賣力的投入幹活，她這個時候不偷懶，跟下地幹活時不偷懶是一個道理——多賺點錢，都是自家的，沒得為了偷一點懶浪費了賺錢的大好機會。

宋良文他們在家住了兩日，陪話嘮的小堂弟說了整整兩日的話，期間糾正過無數張冠李戴的稱呼，也就是孩子才能這麼較真，每聽小傢伙喊錯一個人，便要認真的朝他解釋，再聽他喊對了才肯罷休。

宋良玉原本還特意帶了書回來，準備教弟弟認字，結果沒想到還要先教弟弟突破說話這道關卡，內心的失落可想而知。

不過孩子們的較真倒也不是無用功，至少宋良辰不會再衝著別人亂喊爹娘了，其中最不容易出錯的是哥哥，可見一遍遍糾正的行為是有用的。

蘇婉看得驚奇，同時也在反省，她一開始糾正過兒子，只是三五次之後就發現他根本聽不懂，仍舊想怎麼喊就怎麼喊，完全我行我素，她就放棄了，且身邊所有養過孩子的人都告訴她這個時候叫不對人很正常，等懂事就能叫對了，良辰能這麼早開口，吐字還這麼清晰，已經比別的孩子不知聰明多少了。

蘇婉聽得多了，就真以為如他們所說，便也順其自然的等他自己懂事，現在發現小傢伙其實是能夠聽懂，只要耐心多對他說就好，蘇婉既愧疚又慶幸，愧疚自己第一次帶孩子，也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，更慶幸小傢伙還小，頂多就浪費了一兩個月的時間，倒也不算是耽誤了他什麼。

自此，蘇婉告誡自己要多對孩子有些耐心，說不準他回報過來的就是驚喜，比如從此以後小傢伙再也沒有喊錯過的爹娘。

得了蘇婉高度評價的小夫子們，住了兩日後依依不捨的準備回書院了，李氏主動表示要留下，她幹活麻利，釀酒這事幹得比誰都熟練，一個完全能抵兩個人用，還能盯著那些丫鬟婆子不偷懶不搗亂，至於孩子們反正還有婆子在那裏照顧，他們平日都在書院，只夜間才回家住，倒也不怕什麼。

於是李氏也在家忙了整整一個月，到七月底才把所有的葡萄釀了，這個時候再也不嫌院子大了，宋家人沒有全部住進來，還空了整整兩間院子，便全部用來放葡萄酒，整日滿院的葡萄酒香飄過來，宋良辰那個小吃貨，每每趁人不注意就從兒童房爬出來，飛快的朝香味傳來的地方爬去，只不過總是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還沒到院門口便被人拎小雞仔般拎著回屋了。

釀製葡萄酒告一段落，宋有根幾兄弟也沒閒著，立即抽空去看了地，仍舊是安遠侯府的管家出面替他們把地買下來的，照例聯繫了春季給他們種葡萄的葡萄園主人，秋季也是種葡萄的好日子，便叫他們趁著天氣好，將剩下的兩百畝都種滿。當然他們兄弟幾個也順便看了山腳下，考察了蓋莊子的位置，倒不急著現在蓋，家裏的酒離釀好還有一段時日，得好生盯著，不能掉以輕心，再過不了多久又到了秋收之時，農忙時節不太好請工匠，乾脆先放著，反正山上也沒這麼快結葡萄，便是拖到明年後年再蓋莊子也使得。

因著八月初就是宋良辰的生日，滿周歲是個大日子，不但要辦酒宴，更重要的是抓周，蘇太太宋小芬她們都是過來人，有條不紊的吩咐下人要準備哪些東西，八

月初一就忙活起來了。

李氏也來湊了熱鬧，她沒急著回清遠縣，反正過兩日周歲宴時還要去清遠縣接其他幾個孩子回來，她也就免得來回奔波，索性到時跟孩子們一塊回去便是。

李氏對蘇婉雖有些不滿，倒不會遷怒到宋良辰身上，一來宋良辰是宋子恒的兒子，李氏自來最敬佩這個三叔，若不是他，自個兒也不會成為女人們羨慕的對象，以前娘家姊妹還會說她嫁得不好，婆婆太窮太樞，到如今哪個不是巴結她，就指望她從指甲縫裏漏一點出來？

當然她也不傻，該孝敬爹娘的吃穿用品她都不會小氣，也盡量照顧兄弟了，侄子的紅包她比誰都給得多，但是想從她手頭拿錢卻是萬萬不可能，她的錢都是她兒子的，日後給她兒子娶媳婦蓋房子，就是兩個賠錢貨的女兒出嫁，她也能備上一份豐厚的嫁妝，叫她們在婆家也能像三弟妹和小姑子一樣腰板挺得直直的。

當然了，李氏對宋良辰態度這般好，也不單單是因為敬重宋子恒的緣故，更是想與蘇婉賭一口氣。

她覺得自個兒自來與三弟妹不和，不知吵過多少回架，可三弟妹卻是個奸詐的，對她兒子比對大伯家的兩個孩子都不差什麼，甚至因為她兒子年紀最小，還會偏袒一二，並沒有因著她的關係而遷怒她兒子，就這點子事，三弟妹不知被婆婆他們誇過多少回了，整個宋家村都知道三弟妹大氣不記仇，她當然氣不過，場面功夫誰不會做？她真要做起來，做的非要比三弟妹好上幾倍不可。

因此種種，李氏上竄下跳，力圖哪個地方都插一腳，讓人知道她才是宋家最有用的媳婦兒，三弟妹連持家都不會！

對蘇婉來說，李氏心裏打什麼算盤她不管，只要李氏不沒事就來煩自己，她也不會故意針對人，不過李氏對小傢伙的態度，她還真不驚訝，以前宋小芬來宋家住，最不樂意、當著大夥兒的面都敢刺幾句的人是她，如今去清遠縣照顧幾個孩子，也沒瞧見她對張志強兄弟苛待，反正幾個男孩子都被養得白白嫩嫩的，氣色瞧著不錯——對李氏而言，她的兒子總不至於比李氏眼裏純屬來自家吃閒飯的張家兄弟礙眼吧？

為了準備小傢伙的周歲宴，大夥兒都在忙碌著，蘇婉這個當娘的，不意外又成了最閒的人，當然也不算完全無事可幹，蘇太太準備什麼都要拉著她在旁邊看，讓她學著點，萬一日後宋子恒外放，這些事她都要會的，主要是因為幾個孩子回來幫她帶小傢伙了，小傢伙也樂於跟哥哥們玩，蘇婉這才覺得自己很閒。

忙忙碌碌兩天，宋良辰滿周歲的日子終於來了，因為這回家裏來了這麼多人，已經算熱鬧了，客人便也沒有請太多，還是原先來參加過暖房酒的那些人。

蘇婉惡趣味的給小傢伙弄了個在現代很流行，古代應該算是稀奇古怪的髮型——其實就是頭頂留一小撮頭髮，其他地方全部剃光光，蘇婉以前合作過的一個小童星就弄這麼個髮型，把她萌得不得了，作夢都想生個這樣的兒子，現在自己有兒子了，長得也這麼好看，想來什麼髮型都能 Hold 住，應該是圓夢的時候到了。

蘇婉給兒子弄這個髮型，連宋子恒都不知道，他當時洗澡去了，等一身清爽的回來，就發現兒子大變樣了，宋子恒大感震驚，自家娘子的童心又一次刷新了他的

認知，腦子裏忽然閃過念頭，會不會有一天他兒子都比娘子懂事？

雖然震驚，等仔細看了幾眼，宋子恒竟然覺得還好，也不是想像中那麼難看，主要是他兒子長得像娘子，五官精緻，小臉蛋白嫩嫩的，別說只留一小撮頭髮，就是沒有一根頭髮也依然是好看的，唯一讓他頭疼的是，明天客人都來慶賀兒子滿周歲，最重要的環節抓周，大家肯定都會圍觀的，那時候是看他兒子抓周，還是看他兒子與眾不同的新頭髮？

更為難的是愛外孫如命的岳母，岳母大人瞧見小傢伙的頭髮變成這個樣子，肯定是要發飆的，他不想出個好理由來，到時估計是攔不住岳母大義滅親的衝動了。於是據傳才高八斗文采斐然的狀元郎，第一次為了個理由絞盡腦汁，直到睡前也沒想出合適的解釋來，第二天起來自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給兒子戴上帽子。

不過等找了帽子出來，宋子恒又不捨得給兒子戴上了，許是因為昨天夜裏燈光暗，他都沒看清小傢伙的樣子，如今他穿著紅色喜氣的肚兜，眉心還被點了一顆又圓又亮的紅痣，再配上這個頭髮，還真有幾分像畫像上觀音菩薩座下的善財童子。

小傢伙不知道宋子恒打量自己做什麼，這個年紀卻是最喜歡模仿大人的時候，遂也不吭聲，一雙大眼睛朝宋子恒水汪汪的眨呀眨的。

宋子恒抿了抿唇，將帽子拿過去比劃了一下，才在小傢伙頭上一放，還不等他不耐煩的掀掉，宋子恒已經把帽子拿起來了，果然戴上帽子要少了幾分靈動。

蘇婉在一旁抿唇笑，頭一次見到宋子恒左右為難的樣子。

宋子恒收到她的視線，不由無奈，「你還有心思幸災樂禍，被岳母瞧見了，估計有你好看。」

蘇太太正巧在外邊敲門，順勢推門進來的時候便問了一句，「子恒方才說什麼好看？」

蘇婉一臉的自豪，「我兒子今天真好看！」

「是嗎，我瞧瞧……」蘇太太迫不及待的繞過來，就看到趴在床上小金童模樣的乖巧外孫，頓時愛得不行，忙上前把人抱起來，「乖寶貝，早說了你穿這身好看，偏你娘不讓，說什麼不雅觀，像你這般大的小人兒，可不都這麼打扮，有什麼不雅觀的？」

蘇太太說著，手習慣性的摸上小傢伙的頭，結果手上光溜溜的，她立時呆住，這才注意到自家寶貝外孫今日有哪個地方不同，仔細打量著這個奇形怪狀的頭髮，也不知該氣還是該笑了，看著外孫比平日更叫人疼愛的小模樣兒，她委實沒辦法昧著良心罵女兒亂來，好半晌才笑瞞了蘇婉一眼，「只此一回，再這般胡鬧，小心良辰長大了怪你。」

蘇婉也道：「等他長大了，再剪這樣的頭就不好看了。」她也不想以後兒子頂著越來越像自己的臉剪這種髮型，她是以坑兒子為樂，而不是坑自己。

宋良辰這個造型，不僅震驚了蘇太太，在外頭等著小壽星出來的眾人也都被震得半晌說不出話來，他們的反應不比蘇太太淡定多少，不過到場的客人就含蓄多了，還有人為這個造型鼓掌的，說等自個兒生了兒子，也要弄個類似的造型。

蘇婉覺得很自豪，一不小心又帶動一種潮流了。

唯一反應不同的是曾長安。

曾長安比大部分客人來得都早，禮物也是精心準備的，一塊通體碧綠的翡翠貔貅。貔貅在本朝備受推崇，是瑞獸，寓意財源滾滾，象徵高官厚祿，據說開光過的貔貅還能辟邪擋災，給佩戴之人帶來福壽雙全。

曾長安費力氣尋來的這塊翡翠貔貅，不僅玉質上乘，也是請大師親自開光過的，且為了符合小傢伙的形象，貔貅雕得精巧可愛，拿精緻的紅繩綁著，很是吸引小孩子的眼光，宋良辰登時就喜歡上了，二話不說拽著東西往嘴裏送。

最後還是當場給他戴在了脖子上，正好小傢伙穿著大紅的小肚兜，大半個身子都露在外邊，與碧綠的翡翠貔貅形成鮮明的對比，襯得皮膚更加雪白，更符合小金童的形象了。

曾長安見狀忍不住又爆笑了一次，也幸好他來得早，不然其他賓客到場時見他這般毫無形象的大笑，估計也憋不住。

周歲宴的重頭戲自然是抓周，抓周要備的東西都是蘇太太一手張羅的，印章、儒、釋、道三教的經書，筆、墨、紙、硯、算盤、錢幣、帳冊、吃食及玩具等，為了求個好兆頭，蘇太太嚴格把關，若不是怕不太好，她連吃食玩具都不想放上去，看過清單後，宋有根又強烈建議把宋子恒的狀元帽添上去，看來是很想出一個一門雙狀元的傳說。

蘇太太自是連連稱好，趕忙添了上去，弄得宋子恒怪不好意思的，他自來低調不愛出風頭，不過胳膊擰不過大腿，也只能由著他們了。

到了抓周的時候，曾長安又臨時添了樣東西，是一把模樣精緻很吸引小孩子目光的金弓，頂著宋家人的目光泰然自若的道：「差點忘了，這是別人叫我添上來的。」這個別人是誰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

抓周開始了，蘇婉把抱著的宋良辰放到鋪著紅布的地上，看著前面琳琅滿目的物品，小傢伙竟然半點沒挪動，他瞧見這麼多人圍著自己，人來瘋的本質顯露無疑，仰頭朝著五官秀麗的女眷們伸手要抱抱，蘇婉一臉不忍再看的別過臉。

蘇太太著急的在旁邊小聲提醒道：「良辰，抓東西呀！」

宋良辰耳朵很尖，立馬轉頭衝著蘇太太吐出一個字，「抓……」

賓客們譁然。

「才周歲吐字就這般清晰了，不愧是狀元郎的兒子。」

「抓狀元帽呀，長大像你爹一樣，也做狀元郎。」

宋良辰雖然聽不懂大家在說什麼，卻也知道是為自己捧場，頓時來了聊天的熱情，手舞足蹈的啊啊啊了幾句，女眷們紛紛捂嘴笑，也不急著看小傢伙抓周了，倒是很喜歡他這麼活潑的樣子。

大家反應這麼熱烈，小傢伙興頭上來，雙手往前撐，兩腳敞開的霸氣坐姿頓時變成了趴地。

「動了，是不是要開始抓東西了？」

大夥兒都興致勃勃的等著看他抓什麼，知子莫如母，蘇婉對此持保留意見。

果然，小傢伙調整了姿勢後，並沒有如大家所期待的那般往前爬，反而小胖手撐在地，身子往上拱。

宋良玉驚訝的出聲，「小弟弟要站起來了！」

大家都緊張的看著，幾秒鐘後，小傢伙果然直起了身子，小胖腿穩穩的站在地上，有女眷驚訝的叫出口，「真的站起來了！」

宋良辰不但站起來了，還向蘇婉的方向穩穩的邁了兩步，邁到第三步時一個趔趄，早已準備充足的宋子恒長手一伸，穩穩的把小傢伙撈進懷裏，宋良辰雙手抓著他的手臂，咯咯咯的笑了，小嘴巴咧開，露出小米粒般可愛的牙齒。

在場賓客也不由露出了笑容。

宋子恒拍了拍他，「淘氣夠了，快去抓周。」

也不知道是不是聽懂了宋子恒的話，在宋子恒再次將他抱到琳琅滿目的物品前時，他終於不再左顧右盼，快狠準的抓了狀元帽，準確無誤的戴在自己的頭上，只是戴歪了，兩旁的帽翅一高一低，看起來特別滑稽。

眾人不禁莞爾，許幼林看了眼宋子恒，「子恒兄，看來良辰有乃父之風啊！」

雖然是很正常的一句話，蘇婉和宋子恒總是不自覺的想到小傢伙戴帽子的動作，因此許幼林這話聽起來就有些調侃了。

先前說了，小傢伙這年紀正是愛模仿的時候，他令人頭疼的地方是模仿的動作總能唯妙唯肖，記性又好，看一遍就能學得像模像樣了，今日早上，客人來之前，宋有根提議把宋子恒的狀元帽添進抓周物品之列，宋子恒依言將帽子拿出來，蘇太太他們又提議讓宋子恒戴著帽子瞧一瞧，宋有根幾兄妹強烈同意，自家弟弟高中狀元，這般光宗耀祖的時刻，他們沒能見到他打馬遊街，已是遺憾，在家瞧一眼他戴上狀元帽的樣子總沒問題吧？

這樣的的理由，狀元郎就是內心再不好意思，也不忍拒絕家人的期盼眼神，只能在他們面前戴上了狀元帽，宋良辰當時也被蘇太太抱在手上，瞬間就學會了，方才戴帽子的動作，便是還原他爹戴帽的情形。

是以聽到許幼林的話，蘇婉不由看了面色淡定、若無其事的宋狀元一眼，眼神戲謔。

宋子恒無奈的朝她笑了笑。

不過大夥兒的關注點還集中在壽星公身上，倒沒人發現夫妻倆的小動作。

眾人剛驚訝完，還在熱烈的附和許幼林的話，下一秒又瞧見小傢伙動了，他戴上狀元帽仍不肯結束，再一次從地上爬起來，戴著歪歪扭扭的帽子往前走了兩步，趴倒在地上，順手將金光閃閃的小金弓舉起來，回頭衝蘇婉得意的咧嘴笑。

在場賓客這才真正驚歎起來，滿場譁然，止不住豔羨的朝蘇婉他們賀喜，讚歎道這孩子聰慧，日後文武雙全，定能成為國之棟梁。

蘇婉也驚訝，她不信抓周，自然也沒提前準備，心裏想就算她兒子抓了玩具和吃食也正常，小傢伙本來就是吃貨，但是他竟然表現這麼好，讓蘇婉忍不住也驚歎不已。

小傢伙還不知道蘇婉在心裏這麼感歎，被蘇太太憐愛的抱在懷裏，回身就朝蘇婉

伸出手。

蘇婉將他抱過去後，手裏便被小傢伙塞了把小金弓，眾人又開始讚歎他有孝心。抓周禮以小傢伙出盡風頭後圓滿落幕，賓客們也盡興的離去。

曾長安還沒走，蘇婉手裏一直握著小金弓，小傢伙有些霸道，送給她的就要蘇婉拿在手裏，一旦她有放下來的跡象，又固執的把東西塞進她手裏，蘇婉只能一直拿著。

曾長安看了眼蘇婉手裏的東西，笑道：「要是表哥知道良辰這麼喜歡這把弓，也會很高興的。」

蘇太太好奇的問：「于公子今日為何沒來？」

「咳咳……」曾長安清了清嗓子，笑道：「表哥最近有些忙，在……打理家族的產業……」協理內務，可不是「家族產業」麼。

蘇太太點頭，一臉的贊同，「有座那麼大的玉山，確實要比咱們忙。」

「咳咳咳。」曾長安又是一陣咳嗽，這回倒不是清嗓子，而是震驚了，家裏有座「玉山」的表哥……他忍著笑點頭，「伯母說的是。」

沒想到蕭瑱在幾人討論他的時候，毫無預兆的過來了，他沒聽到討論的內容，有點不太懂表弟看自己的眼神為何這般詭異，後來知道是因為小傢伙抓了他親自準備的金弓，這才勾唇笑了，把自個兒準備的禮物送上去。

宋家人打開後都驚呆了，壓根看不懂是什麼玩意兒，蘇婉瞳孔一縮，不動聲色的挑眉，隨即又與大夥兒用同樣的眼神看著蕭瑱，準備等他解惑。

曾長安湊過去看了一眼，也驚訝道：「表哥這回下血本了啊，海外來的懷錶，宮裏都不超過五塊……」他說完一頓，知道自己透露的有點多了，趕緊住嘴。

不過宋家人倒沒有注意他話裏的深意，只是用緊張的眼神盯著被小傢伙摟在懷裏的東西，宮裏貴人都沒幾塊，這才是真正的價值連城，有價無市啊，生怕小傢伙一個手抖，把東西摔壞了如何賠得起？

蕭瑱瞧見眾人緊張的神色，揮了揮手道：「這玩意兒就是稀奇，倒不值什麼，如今開了海運，日後只會越來越多。」

說著又手把手教了宋子恒怎麼認時間，而後又送上第二份禮物，在其他人看來這份禮物只是中規中矩，卻真正讓蘇婉他們震驚了。

「內人給良辰做的衣裳，倒不知道合不合身。」

宋子恒方才拿懷錶的時候還一派淡定，這會兒看著精緻的小衣裳，倒有些緊張了，「這……」

曾長安眼神也閃了閃，笑道：「表嫂真是客氣。」

蕭瑱笑了，「下回子恒休沐時，若有空倒不如去莊子上泡泡溫泉，帶上良辰一道。」之後曾長安與蕭瑱又在宋家待了好一會兒才離開。